

目 次

一八八七年

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 3

香槟 无赖汉的故事 / 10

严寒 / 17

乞丐 / 24

仇敌 / 30

善良的日耳曼人 / 44

黑暗 / 49

波连卡 / 54

醉汉 / 61

疏忽 / 68

薇罗琪卡 / 73

大斋的前夜 / 87

受气包 / 93

祸事 / 99

在家里 / 106

彩票 / 116
太早了! / 122
邂逅 / 128
伤寒 / 142
尘世忧患 / 149
在受难周 / 154
神秘 / 160
哥萨克 / 165
信 / 172
蟒和兔 / 185
春日 舞台独白 / 190
批评家 / 192
出事 车夫的故事 / 199
侦讯官 / 206
市民 / 212
沃洛嘉 / 219
幸福 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 233
阴雨天 / 244
剧本 / 250
像这样的,大有人在 / 257
急救 / 265
不痛快的事 / 271
犯法 / 279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 285

风滚草 旅途素描 / 296
父亲 / 312
美妙的结局 / 321
在车棚里 / 326
歹徒 目睹者的陈述 / 333
日食之前 一个幻梦剧的片断 / 338
齐诺琪卡 / 342
医生 / 349
塞壬 / 356
芦笛 / 362
报仇者 / 371
邮件 / 377
婚礼 / 384
逃亡者 / 391

题解 / 399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我是个严肃的人，我的头脑喜欢哲学。论专业，我是学财政的，研究财政法，正在撰写学位论文，题目是《狗税之过去与未来》。您会同意，我跟姑娘啦，爱情歌曲啦，月亮啦之类的蠢事是根本无缘的。

早晨。十点钟。我的妈妈给我斟好一杯咖啡。我喝完，就走到外面小阳台上去，打算立刻动手写论文。我拿出一张干净纸，把钢笔在墨水里蘸一蘸，写出题目：《狗税之过去与未来》。我想了一忽儿，写道：“历史的概述。根据希罗多德^①和色诺芬^②著作中的某些暗示来推断，狗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

可是写到这里，我却听见了极其可疑的脚步声。我从小阳台上往下看，瞧见一个姑娘，生着长长的脸和长长的腰。她的名字好像是娜坚卡或者瓦连卡，不过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她在找什么东西，装出没看见我的样子，嘴里小声哼着：

你可记得那个充满欢乐的曲调……

我把我写完的那些字重看一遍，想要接着写下去，可是这时候，那个姑娘做出看到了我的样子，用悲伤的声调说：

“您好，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您可知道我有多么倒霉！昨天我出来

散步，把我镯子上的一颗小珠子弄丢了！”

我把这篇论文的开端重看一遍，描了描“狗”字的一钩，打算接着写下去，然而姑娘却不肯罢休。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她说，“劳您的驾，送我回家去吧。卡烈林家有一条大狗，我不敢一个人走。”

这真没有办法，我就放下钢笔，走下楼去。娜坚卡或者瓦连卡就挽着我的胳膊，我们一路往她的别墅走去。

每逢我有责任挽着太太或者姑娘的胳膊一块儿走路，不知什么缘故，我总觉得自己好比一只钩子，上面挂着肥大的皮大衣。我们不妨背地里说一句，这个娜坚卡或者瓦连卡是个热情的人（她爷爷是亚美尼亚人），她有一种本领，善于把她全身的重量一齐压在你的胳膊上，而且善于像蚂蟥似的贴紧您的身子。我们就照这样走着。……走过卡烈林家，我看见一只大狗，使我想起了狗税。我伤心地想起那篇已经写开了头的文章，叹了一口气。

“您为什么叹气？”娜坚卡或者瓦连卡问道，她自己也叹一口气。

现在我得附带声明一下。娜坚卡或者瓦连卡（现在我才想起来她大概叫玛宪卡），不知什么缘故，以为我爱上了她，因此认定她有一种仁慈的责任，应该永远怀着怜悯的心情对待我，用话语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

“您听我说，”她站住，说，“我知道您为什么叹气。您爱着一个人，对了！不过我用我们友谊的名义恳求您，请您相信您所爱的那个姑娘是深深尊敬您的！她不能报答您的爱情，她的心早已属于别人了，这能怪她吗？”

玛宪卡的鼻子发红，胀大，眼睛里含满泪水，她分明在等我回答，不过幸好我们走到她的别墅了。……玛宪卡的母亲坐在露台上，她是个心地

① 希罗多德（约前 484—约前 425），古希腊历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② 色诺芬（约前 430—约前 355），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善良、思想守旧的女人。她看一眼她女儿激动的脸色，又久久地瞅着我，叹口气，仿佛想说：“唉，年轻人啊，你们甚至连瞒住外人都不会呀！”露台上除她以外，坐着几个花花绿绿的姑娘，还有我的一个邻居，一个退伍的军官，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他左边的鬓角和右边的胯骨受了伤。这个不幸的人像我一样抱定目的，要利用这个夏天做文学工作。他正在写《军人回忆录》。他像我一样每天早晨做他那可敬的工作，可是刚刚写完“我生在”，小阳台下面就出现一个瓦连卡或者玛宪卡，这个负伤的“上帝的奴隶”就被她押走了。

所有坐在露台上的人，都在收拾一种蹩脚的果子，用来做果酱。我鞠过躬，打算走掉，可是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尖声叫着，抢走我的帽子，硬要我留下来。我只好坐下。她们拿给我一碟果子和一根发针。我就动手收拾果子。

花花绿绿的姑娘们讲起男人。有的男人好看，有的漂亮而不可爱，有的不漂亮反而可爱，有的如果鼻子不像顶针，就不难看了，等等。

“您呢，尼古拉先生^①，”瓦连卡的母亲对我说，“不漂亮而可爱。……您脸上有那么一种神情。……不过，”她叹口气说，“对男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漂亮，而是智慧。……”

姑娘们纷纷叹气，低下眼睛。……她们也同意，对男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漂亮，而是智慧。我斜起眼睛看一下镜子里我的影像，想判断我究竟可爱不可爱。我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和乱蓬蓬的胡子、唇髭、眉毛。两颊上和眼睛底下的汗毛密密麻麻，简直成了一片小树林，我那个结实的鼻子在这片小树林里耸出来，就像消防队的瞭望台。不用说，这副尊容可真够瞧的！

“不过呢，尼古拉，您是以您的精神品质见长的，”娜坚卡的母亲叹口气说，仿佛在加强她心里一个隐秘的想法似的。

^① 原文为法语。

娜坚卡为我难过，不过她转念想到对面坐着一个爱上她的人，又分明感到极大的乐趣。姑娘们谈完男人，又讲爱情。关于爱情讲了很久以后，有个姑娘站起来，走掉了。余下的客人就开始议论走掉的姑娘。大家都发现她愚蠢、讨厌、难看，说她的肩胛骨简直生得不是地方。

可是谢天谢地，最后我的妈妈派来一个女仆，叫我回去吃饭。现在我可以离开这伙讨厌的人，去继续写我的论文了。我就站起来，向大家鞠躬。瓦连卡的母亲、瓦连卡本人、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却把我团团围住，口口声声说我没有任何权利走掉，因为我昨天曾答应跟她们一块儿吃午饭，饭后还要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我呢，只好鞠躬，坐下。……我的灵魂里沸腾着憎恨，我觉得再过一忽儿我就会大发脾气，我可没法给自己担保。然而，我想到礼貌，生怕这样做有伤大雅，这使我不得不顺从那些女人。我就顺从她们了。

我们坐下来吃饭。军官由于鬓角负伤，他的下巴不住地痉挛，他吃东西的时候好像嘴里含着嚼子似的。我把面包搓成小球，心里想着狗税，知道自己脾气暴躁，就极力不说话。娜坚卡带着怜悯的神情瞧着我。午饭吃的是冷杂拌汤、牛舌煎豌豆、烤鸡、糖煮水果。我没有胃口，不过为了礼貌，我还是吃了。饭后，我一个人站在露台上吸烟，玛宪卡的妈妈走到我身边来，握一下我的手，屏住气息说：

“可是您也别灰心，尼古拉！……她有一颗黄金般的心……黄金般的心啊！”

我们到树林里去采蘑菇。……瓦连卡吊在我的胳膊上，贴住我的身子。我痛苦得受不了，可我还是隐忍着。

我们走进树林。

“您听我说，尼古拉先生，”娜坚卡叹口气说，“为什么您这么忧郁？为什么您不说话？”

好一个奇怪的姑娘：我能跟她说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哎，您倒是说话呀……”她要求说。

我开始思索一些她能够理解的通俗性话题。我沉吟一下，说：

“砍伐树林给俄国带来巨大的损害。……”

“尼古拉！”瓦连卡叹口气说，她的鼻子发红了。“尼古拉，我明白，您回避坦率的谈话。……您似乎想用您的沉默来惩罚我。……您的感情没有得到报答，您就情愿在沉默中，在孤独中受苦……这太可怕了，尼古拉！”她叫道，使劲拉住我的胳膊，我看出她的鼻子胀大了。“如果您心爱的姑娘把永久的友谊献给您，那您会觉得怎样？”

我说了一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因为我简直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好。……求上帝怜恤吧：第一，我根本没有爱上哪个姑娘，第二，永久的友谊对我能有什么用处呢？第三，我脾气很暴躁。玛宪卡或者瓦连卡就用手蒙上脸，仿佛自言自语似地低声说：

“他不开口。……他显然希望我这方面作出牺牲。可是，既然我爱着别人，我就不能爱他！不过呢……我来想一想。……好，我来想一想吧。……我要使出我灵魂的全部力量，也许我会牺牲我的幸福，把这个人从苦难中救出来！”

我一点也听不懂。这些话仿佛是天书。我们往前走，采蘑菇。我们一直沉默着。娜坚卡的脸上露出内心斗争的神情。远处传来狗叫声，这使我想起了我的论文，我就大声叹一口气。隔着许多树干，我看见受伤的军官。那个可怜的人痛苦地跛着脚走路，身子不住地左右摇晃：右边有他受伤的胯骨，左边吊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姑娘。他脸上现出听天由命的神情。

我们从树林里出来，回到别墅去喝茶，然后打槌球，听一个花花绿绿的姑娘唱爱情歌曲：“不，你不爱我！不！不！……”她一唱到“不”字就把嘴张得大大的。

“妙极了！”^①别的姑娘娇滴滴地说。“妙极了！”

^① 原文为法语。

傍晚来了。讨厌的月亮从灌木丛后面爬上来。空中一片寂静，有新鲜干草难闻的气味。我拿起帽子，要走了。

“我有几句话要对您说，”玛宪卡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别走。”

我预料到事情有点不妙，然而为了礼貌，留下来了。玛宪卡挽住我的胳膊，顺着林荫道，把我领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现在她全身都表现出内心的斗争。她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地喘气，而且仿佛要把我的右胳膊揪下来似的。她怎么了？

“您听着……”她喃喃地说。“不，我办不到。……不……”

她想说出什么话，可是踌躇不定。不过后来，我凭她的脸色看出她下定决心了。她眼睛一闪，张大鼻子，抓住我的手，很快地说：

“尼古拉，我属于您了！我不能爱您，不过我答应我会对您忠实！”

然后她贴紧我的胸口，忽然又跳开了。

“有人来了……”她小声道。“再见。……明天十一点钟我在凉亭里等您。……再见！”

她就走了。我什么也不明白，心跳得难受，走回家里去了。《狗税之过去与未来》在等我，可是我再也无法工作了。我气得发昏。甚至可以说，我的愤怒是可怕的。见鬼，我可不容许人家把我当成小孩子！我脾气暴躁，跟我开玩笑可危险得很！等到女仆走到我的房间里，叫我去吃晚饭，我就对她大叫一声：“滚出去！”这种暴躁的脾气是干不出好事来的。

第二天早晨。天气正是别墅区的天气，那就是说，零度以下的气温、刺骨的寒风、雨、泥泞和樟脑的气味，因为我的妈妈从箱子里把她的女大衣取出来了。这是个气候恶劣的早晨。这天恰好是一八八七年八月七日，有日食。应该对您说明，在日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即使不是天文学家，也可以作出重大有益的贡献。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测定太阳和月亮的直径，（二）画出日晷，（三）测量气温，（四）在日食的时候观察动

物和植物，（五）记录自己的印象，等等。这件事那么重要，我就暂时丢下《狗税之过去与未来》，决定观察日食。我们全都很早起床。我把当前的全部工作分配如下：我测定太阳和月亮的直径，受伤的军官画出日晷，其余的工作由玛宪卡和花花绿绿的姑娘们承担。我们全体集合在一起，等着。

“怎么会有日食？”玛宪卡问。

我回答说：

“每逢月亮走进黄道的平面，落到太阳的中心和地球的中心相连的那条线上，就会发生日食。”

“什么叫做黄道？”

我作了解释。玛宪卡注意地听我说完，问道：

“透过熏黑的玻璃就可以看见太阳中心和地球中心相连的那条线吗？”

我回答她说，这是一条想象的线。

“既然那是一条想象的线，”瓦连卡大惑不解地说，“月亮怎么能落到那条线上呢？”

我没有答话。我一听到这个幼稚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的肝脏胀大了。

“这都是胡说，”瓦连卡的母亲说。“谁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那种事，再者，您一次也没有到天上去过，您怎么会知道太阳和月亮会出什么事呢？这都是胡思乱想。”

可是这时候一块黑斑移到太阳上去了。于是天下大乱。牛啦，羊啦，马啦，都竖起尾巴，大声叫起来，吓得在田野上乱跑。狗汪汪地吠。臭虫以为夜晚来了，从缝隙里爬出来，开始咬那些睡熟的人。助祭正从菜园里把黄瓜运回家去，这时候吃了一惊，从大车上跳下来，躲到桥底下去了。他的马拉着大车闯进别人的院子，黄瓜都被猪吃掉了。有一个收税员没有在自己家里过夜，睡在一个住别墅的女人家里，这时候只穿着内衣跑出

来，冲进人群，扯开嗓门喊道：

“谁能保住自己的命，就管自逃生吧！”

有许多住别墅的女人(甚至年轻漂亮的也在内)被喧哗声惊醒，跑到街上来，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另外还发生了许多我不便讲出来的事。

“哎呀，好可怕！”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尖叫道。“哎呀，这真吓人！”

“小姐们^①，观察呀！”我对她们叫道。“光阴是宝贵的！”

我自己也急忙动手，测量直径。……我想起日晷，就用眼睛找负伤的军官。他站在那儿，什么事也没做。

“您这是怎么了？”我问道。“日晷呢？”

他耸耸肩膀，狼狈地对我使个眼色，叫我看他的胳膊。原来这个可怜的人的两条胳膊上都吊着花花绿绿的姑娘，她们吓得贴紧他的身子，妨碍他工作。我拿起一支铅笔，把时间一秒一秒地记下来。这是重要的。我记下观察地点的地理位置。这也重要。我想测定直径，可是这时候玛宪卡拉住我的手，说：

“您可别忘了，今天十一点钟！”

我缩回手，觉得每一秒钟都宝贵，打算继续观察，可是瓦连卡死命挽住我的胳膊，贴紧我的身子。铅笔啦、玻璃啦、图纸啦，一齐掉在草地上。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时候终于到了，现在该叫这个姑娘明白我性子暴躁，发起脾气来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连我自己都不能替自己负责！

我想继续工作，可是日食完结了！

“您看着我！”她温柔地小声说。

啊，这简直是对人的极度嘲弄！您会同意，这样耍弄人的耐性，只能闹出严重的后果。要是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可不要怪我！我不容许人家开玩笑，也不容许人家耍弄我，而且，见鬼，等我大闹起来，我奉劝诸位，

^① 原文为法语。

谁也不要走到我跟前来，统统见鬼去吧！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有个姑娘大概从我的脸色看出我在冒火，她显然要安慰我，就说：

“我，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执行了您交给我的任务。我观察了哺乳动物。我看见在日食前一条灰毛狗追一只猫，后来还摇了很久的尾巴呢。”

这样看来，这场日食一无所获。我走回家去。天在下雨，我没出来在小阳台上工作。负伤的军官却不顾危险到阳台上工作，甚至写下：“我生在……”可是他刚写到这儿，我从窗子里看见，一个花花绿绿的姑娘把他拉到她的别墅去了。我没法工作，因为我仍旧在冒火，觉得心跳得厉害。我没到凉亭去。这是不礼貌的，不过您会同意，我总不能冒着雨去啊！到十二点钟，我接到玛宪卡写来的一封信，信上满是责备的话，要求我一定要到凉亭去，而且用“你”称呼我了。……一点钟，我又接到一封信，两点钟又来一封。……非去不可了。不过在动身前，我得想好我该对她说些什么。我一举一动要像个正派人。第一，我要对她说，她不该以为我爱她。可是这样的话又不便对女人说。对女人说“我不爱您”，就跟对作家说“您写得很糟”一样不客气。我最好对瓦连卡讲讲我对婚姻的看法。我就穿上暖和的大衣，打起伞，往凉亭走去。我知道自己脾气暴躁，生怕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我极力按捺我的火性。

果然有人在凉亭里等我。娜坚卡脸色苍白，眼泪汪汪。她一看见我，就快活地叫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说：

“到底来了！你要弄我的耐性。你听我说，我一夜也没睡着。……我一直在想。我觉得，等我了解你比较深一点，我就会……爱上你了。……”

我坐下来，开始述说我对婚姻的看法。开初，我不想把话扯得太远，想说得尽量简短，就略略作点历史的概述。我讲起印度和埃及的婚姻，然后转到近代，说了一些叔本华^①的看法。玛宪卡注意地听着，可是忽然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间，她的思想发生一种古怪的转折，认为必须打断我的话。

“尼古拉，吻我！”她说。

我心慌意乱，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好。她重又提出她的要求。无可奈何，我站起来，凑到她那张长脸上吻了一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就跟小时候有一回为亡者举行安魂祭，人们硬叫我吻死去的祖母一样。瓦连卡却不满足于我这一吻，索性跳起来，使劲搂住我。这时候凉亭门口出现了玛宪卡的母亲。……她现出惊恐的脸色，不知对谁“嘘”了一声，就不见了，跟监狱里的梅菲斯特^①一样。

我心慌意乱，满腔怒火，回到我的别墅。我在家里遇见瓦连卡的妈妈，她眼睛里含着泪水拥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哽咽着说：

“我自己也一直巴望着这件事！”

后来，您猜怎么着？娜坚卡的母亲走到我跟前，拥抱我，说：

“求上帝祝福你们！你得记住，要爱她。……别忘了，她为你作出了牺牲。……”

现在他们给我办婚事了。我在写这几行的时候，殡相正死命地催我，叫我快着点。这些人简直不知道我的脾气！要知道，我脾气暴躁，我可不能为自己担保！见鬼，你们瞧着以后会闹出什么事来！把一个脾气暴躁、满腔怒火的人拉去举行婚礼，依我看来，简直太糊涂了，就跟把手伸进兽笼里摸一只暴怒的老虎一样。瞧着吧，瞧着会闹出什么事来！

就这样，我结婚了。大家向我道喜，瓦连卡老是贴紧我，说：

“你得明白，现在你属于我，属于我了！你说你爱我！说呀！”

这时候，她的鼻子胀大了。

我从殡相那儿听说，那个负伤的军官用巧妙的办法摆脱了喜曼^②。他给花花绿绿的姑娘看一张医生证件，上面写着 he 由于鬓角受伤而神经不正

① 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

② 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

常，所以依照法律，没有权利结婚。好办法！我本来也可以弄一个证件啊。我的一个伯父害间发性酒狂症，另一个伯父精神错乱（有一回他错把女人的暖手笼当做帽子戴到头上去了），我的姑母老是弹钢琴，遇到男人就吐舌头。再者，我自己的脾气暴躁极了，这也是十分可疑的症候。可是为什么好主意来得这么迟？为什么呢？

风滚草^①

旅途素描

我做完彻夜祈祷归来。圣山修道院钟楼上的时钟响起一阵轻柔悦耳的乐声，算是序曲，然后敲了十二下。修道院的大院子坐落在圣山脚下顿涅茨河边，院子四周立着一栋栋作客房用的高屋子，像是围墙。此刻，在夜间，只有昏暗的挂灯、窗里的灯火、天上的繁星照着这个院子，看上去，这个地方就像是一锅沸腾的大杂烩，充满了活动和声音，处于最奇特的混乱中。整个院子，从这头到那头，一眼望过去，密密麻麻，挤满各种大车、带篷马车、带篷大车、双轮马车、大篷车，旁边拥挤着黑马、白马、竖起犄角的公牛。人们来来往往，穿着黑色长袍的见习修士在四处奔走。窗里投出来一条条亮光和阴影，在车子上、人头上、马头上移动。这一切在浓重的昏暗中显出极其离奇而且变化莫测的形状：时而一根立起的车杆照直伸到天空去了，时而马脸上现出火一般的眼睛，时而见习修士身上长出一对黑色的翅膀。……空中响着谈话声、马喷鼻子和嚼东西的声音、孩子的哭叫声、马车的吱吱嘎嘎声。新来的人群和迟到的大车纷纷涌进院门里来。

陡峭的山坡上生长着松树，重重叠叠，向客房的房顶弯下腰来，凝望着院子，如同凝望着深渊似的，带着惊讶的样子倾听着。在漆黑的密林深处，杜鹃和夜莺不停地叫唤。……瞧着这种纷乱，听着这种闹声，人就会

觉得，在这种沸腾的大杂烩里，谁也不了解谁，大家都在找什么东西而又找不着，这许许多多大车、带篷马车、人，从今以后未必能逃出这个院子了。

每到圣约翰节和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节，聚集到圣山来的人总有一万名以上。不但客房住满了人，就连面包房、裁缝铺、木器作坊、马车库……也都挤得满满的。凡是晚间到达此地、等着指定过夜地点的人，都聚在墙边、井旁或者客房的狭窄过道上，好比一群群秋天的苍蝇。那些年轻的和年老的见习修士不断地走动，无法休息，也没有换班的希望。白天也好，深夜也好，他们给人的印象永远像是一些正为一件什么事焦急不安、急着要赶路的人。尽管十分疲劳，他们的脸都一概显得活泼而殷勤，声调亲切，动作敏捷。……他们得为每个坐车或者步行来到此地的人找到住处，领他们去，供他们吃喝。对耳聋的、头脑不清的或者问个没完的人，他们还得冗长而不厌其烦地说明，为什么没有空房间，几点钟做祈祷，什么地方卖圣饼，等等。他们得奔走，送东西，不住嘴地讲话，此外还得客气，周到，极力使马里乌波尔城那些比乌克兰人生活得安逸的希腊人跟别的希腊人住在一块儿，不让巴赫穆特城或者利西昌斯克城那些装束“上流”的小市民跟农民们住在一起，免得惹他们生气。时不时地传来喊叫声：“神甫，劳驾给我点克瓦斯^①！劳驾给我点干草！”或者：“神甫，行过忏悔礼后，我可以喝水吗？”见习修士就得把克瓦斯或者干草送去，或者回答说：“太太，请您去问接受忏悔的神甫吧。我没有权力准许您。”跟着就来了新的问题：“接受忏悔的神甫在哪儿呢？”于是见习修士又得说明神甫的修道室在什么地方。……尽管这样忙忙碌碌，他们还得抽出工夫到教堂去做礼拜，到贵族客房去伺候，详细地回答有知识的朝圣者喜欢提出的一大堆无聊的和不无聊的问题。人瞧着他们一天到晚奔忙，

① 一些草本植物的总称，生长在草原和沙漠中，其茎折断，被风吹到草原各地。

② 俄国的一种用麦芽或黑麦面包等制成的清凉饮料。

很难理解这些活跃的黑衣人什么时候有空坐下来休息，什么时候有空睡觉。

我做完彻夜祈祷回来，走到那所指定我下榻的客房，门口正站着一个掌管宿舍的修士。他身旁台阶上，有几个城里人装束的男女挤在那儿。

“先生，”掌管宿舍的人拦住我说，“请您行行好，允许这个年轻人在您房间里过夜吧！劳您的驾！来的人很多，空地方没有了，真是糟糕！”

他指着一个身材不高、穿着薄大衣、戴着草帽的人。我同意了，我的萍水相逢的同室人就跟着我走。我打开房门上的挂锁以后，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每次我都得瞧见挂在门柱上、跟我的脸平齐的一幅画。画的名字是《默想死亡》，上面画着一个跪在地上的修士，眼睛看着一口棺材以及躺在里面的一具骷髅。修士背后站着另一具骷髅，个子大些，手里拿着一把镰刀。

“像这样的骨头是没有的，”我的同室人指着骷髅上应该生骨盆的地方，说。“一般说来，您知道，供给人民的精神食粮都不是头一流货色，”他补充说，鼻子里很长而且很悲凉地哼了一声，这大概是要叫我明白我要跟一个懂得什么是精神食粮的人打交道了。

我正在找火柴，点蜡烛，他又哼一声，说：

“在哈尔科夫城，我到解剖所去过好几次，看见过骨头。我甚至到停尸处去过。我没有妨碍您吧？”

我的房间又小又窄，没有桌子和椅子，整个房间里只有窗前的一个五斗橱、一只火炉和两只木头的小睡榻。小睡榻都靠墙放着，面对面，中间留出一条窄过道。小睡榻上放着褪了色的小薄床垫和我的行李。睡榻本来就有两张，可见这个房间原是规定住两个人的，我就把这一点对我的同室人说明了。

“不过等一忽儿就要打钟做弥撒了，”他说，“我不会妨碍您